

“村BA”，刻着乡土基因的文化盛宴

记者 观察

当8月2日晚的云浮市云安区文体公园被灯火与欢呼填满，终场前飘落的雨水也未浇灭满场观众的滚烫热情，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广东省赛的揭幕，早已超出了普通篮球赛事的边界。从23支乡村球队列队入场的脚步里，从坐满全场的村民和草地上席地观赛的观众笑脸上，人们读懂：这场燃遍乡土的“村BA”，从来都不只是一场篮球赛那么简单。

激烈的比赛现场



根植在乡土里的集体记忆

“村BA”省赛的开幕，一开场就把最地道的本土文化搬到了球场中央。融合了当地鱼龙舞、花灯舞与擂茶舞的非遗表演《鱼龙灯影茶飘香》，把传统乡土文化的质朴韵味和篮球赛事的动感活力糅在了一起；紧接着登台云浮农特产队里，农民兄弟们挑着盛满云安托洞腐竹、罗定鱼腐、郁南无核黄皮的箩筐，把一方水土的物产丰饶与待客热忱，直白又热烈地展示给八方来客。

在这里，篮球不再是脱离土地的竞技项目，它成了一个绝佳的文化容器：代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农户们亲手种出的农家好物、根植在乡土里的集体记忆，都借着篮球的舞台重新走到聚光灯下，让赶来看球的每一个人，都接收到独属于乡村的文化温度。

连起烟火民生的活力纽带

赛事的哨声一响，场外的烟火气也跟着热了起来。特色农副产品展示和美食集市沿着赛场铺开，不光有云浮本地的地道风味，还集齐了全省21个地市的“粤字号”农特产品，“投篮赢冬瓜”的趣味互动让观众笑着就把土特产带回了家，直接把赛场人流变成了农户手里实实在在的订单。

赛场边上的湾边村借着赛事机遇打造起夜间消费集聚区，连片的夜市灯火顺着篮球的热度亮到了深夜；创新推出的“上午篮球训练、下午乡村游、晚上看比赛”研学夏令营，让湾区和本地的青少年们踩着篮球的节拍沉浸式逛遍云安的乡土风光；“西江明珠·美丽云安”“禅意文化寻根”等五大主题旅游线路同步上线，把观赛、消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方平 图/主办方提供

费、研学、旅游拧成了一体化的融合路径。一场篮球赛事，就这样轻松激活了乡村消费的每一处毛细血管，让赛事流量稳稳变成了文旅增量，带动着全域旅游跟着一起热了起来。

成为全民热爱的精神坐标

很多人不知道，云安能把省级“村BA”稳稳按在手里，靠的是连续三年办“村BA”沉淀下来的全民篮球热情。自2023年以来，三届本土篮球赛的打磨，让云安凭借创新的“体育+”模式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也是当年广东省篮球项目唯一入选的案例。再加上残奥会冠军曾思妮、篮球少年张家城这些本土体育人物的激励，“爱篮球、爱运动”早就成了云安刻进日常的风尚。

揭幕战的主队云浮云安队，12个人全是从区内7个镇选出来的本土“子弟兵”，没有职业外援撑场面，8号得分王朱善雄打的每一个快攻，场

下坐着的乡亲说不定早就看过他在村赛里投了几百次三分。

所以人们才会在揭幕战当晚看到那样动人的画面：哪怕天公欲雨，球场内依旧是100%的上座率，外场露天草地上还挤着数百名席地而坐看转播的村民，大家像赶年节一样凑在一起为家乡球队呐喊。当云浮云安队的本土球员拿下揭幕战开门红的时候，手里攥着应援棒的村民们，收获的就不只是一场比赛胜利的喜悦——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赛事，是邻里街坊凑在一起共享的集体盛事，是乡村里不分老少都能找到归属感的精神聚集地。

篮球只是一个起点，“村BA”真正的魅力，是用一个小小的篮球，把散落在乡土里的文化底蕴、消费活力、精神共鸣都串了起来。它让我们看见，乡村的活力并不需要刻意炮制，当赛事贴着土地生长、连着百姓生活，这场关于篮球的狂欢，最终会长成乡村振兴路上，一处热气腾腾的全新风景。



热情的现场观众

2026年8月4日 / 星期二
责编 吴小攀 熊安娜/ 美编 李金宝 / 校对 黄文波
E-mail:hdzp@ycwb.com

不知疲倦的行者

——怀念林建法兄

□孙郁

缘结《当代作家评论》

1984年，我在沈阳读书时，《当代作家评论》刚刚问世。最初创刊，思基、陈言起了很大作用。我认识他们，与刘齐有关。那时候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书记处的负责人是刘齐，他在沈阳搞了一个学术沙龙，我也受邀参加。陈言有时候也凑进来，彼此便熟悉了。陈言与思基策划栏目内容时，就在北陵小区的院子里。我所在的学校在他们隔壁，见面很是方便。大概是1986年，刘齐等人向陈言推荐了林建法，编辑部就多了从福建来的新朋友。而杂志的调子，也开始发生了些许变化。

林建法高高的个子，一口福州腔。他夫人是辽宁人，此次他随妻迁徙，跨度是大的。但他很快适应了东北气候，南人北相的样子，没有给人生疏之感。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陈言家里，时间是在一个冬日，谈了什么，忘记了。那时候他忙碌得很，杂志的外交活动，几乎都是他在跑。编辑部还有个编辑叫许振强，我们都曾在辽南的复县工作过，彼此也熟悉。印象里，林建法善于策划，他几乎熟悉国内最活跃的作家和批评家，陈言就曾说，林建法来，自己轻松了大半。

林建法热衷于新现象的追逐，文坛凡有佳作出来，便很兴奋；有内心喜欢的，也会组织人讨论，刊物便活跃了起来。他的大学时代是在华东师大度过的，海派批评家与他关系不错。但他也看重派文人，去北京的时候总要抽时间见何西来等。上海方面，交往较多的有陈思和、王晓明、吴亮等。没多久，刊物地区性特点开始淡化，成为国内重要的批评园地。

现在讨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

思潮，《当代作家评论》是不可忽略的园地。刊物风格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因了对于启蒙理念的呼应。这在那时是与《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两个刊物并驾齐驱的。那是思想解放时期，杂志上总能读到不错的文章。林建法不太看得起旧式批评理念，觉得格局不大。有几位在我看来不错的学者的文章，却被他绕掉了。对于朋友的文本，也是不迁就的，记得我有一篇稿子，他觉得不行，主要是不及物的地方多。那时候大家都在总结新时期十年创作情况，我的文字可能过于偏爱一类现象，缺少系统性。现在看来他的看法是对的，他和陈言都觉得我不太适合写理论化的文字，以为个案分析才更为重要。此后许多年，我一直记着他们善意的批评，也因此提醒自己不要贪于宏大叙事。

我到北京工作后，和林建法的联系反而更多了。他和陈言也来鲁迅故居小坐过。我那时候任职于鲁迅博物馆，与文坛没有什么接触，后来认识的几位北京作家，都是他与陈言介绍的。也许因为此前写过一点批评类文字，他觉得我转入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也不能脱离当下，一般都是他打电话，说某某作家的作品值得注意，希望点评一下。他催稿很勤，我也陆陆续续写下来。

所言所行皆艺术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海淀搬到蒲黄榆，离汪曾祺先生家很近。林建法来京时，常去汪老那里看看，顺路也来找我谈天。他和汪曾祺的关系挺深，有几本他编的书，就是请汪老写的序。有一段时间，他在沈阳开了个书店，开张时，汪老也来了，彼此相聚甚欢。现在读《汪曾祺全集》，能领会其间的蛛丝马迹。林建法为宣传汪曾祺做了不少工

作，沈阳出版社出版过他主编的散文丛书，就收有汪老的集子。他们彼此的交往，说起来都是佳话。

凡与林建法交往多的人，都会发现，他的心很细，喜欢做幕后的工作。他私下为许多人的作品出版做了不少编校工作。辽宁有个业余作者的小说集，由他编辑出版后，引起读者的注意。《蒋子龙文集》就是他在宾馆里一页一页校出来的。这套文集召开过出版发布会，蒋子龙第一个感谢的就是林建法。我那天在现场，发现建法有点羞涩地躲在会场一边。他还编辑了不少作家研究论文集，促进众多作家年谱的出版。这类的事情，细数起来，很多很多。

现在回想起来，《当代作家评论》越来越被读者注意，这大概与他的思路有关，他策划的会议，并不都属于主流式的，有的明显带有逆俗意味，或者是尝试性的。他看重有影响的大作家的研究，但对于边缘写作者，也颇为关心。1995年，他在福建晋江主持了许谋清作品座谈会，我与几个朋友都去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改革的气象，乡镇企业与民间文化的变化，颠覆了我许多认知。会后我们到了泉州，参观李叔同圆寂的开元寺。第二天他又把我带到厦门鼓浪屿，拜访了舒婷和陈仲义。那天海风习习，日光暖人，谈天时竟忘了时间。他在闽南土地上，是很有几分人缘的。

建法兄是个美食家。有一次在南方某市，他带我到处去找福州鱼丸，总是说自己家乡的鱼丸天下第一。他喜欢吃鱼头，以为最有营养，对于各类蔬菜的维生素含量，亦有研究。北京有个福州风味的小饭馆，是他的亲戚开的，我去过多次，他来京时常在此请朋友小聚。在我的朋友中，他大概是最懂喝茶之道的人，每次聚会都自带新茶，把气



远方(木刻)
AI制图

氛调得浓浓的。他还专门请人制作过一种茶饼，送给刊物的作者。有几次在南方讨论作品，亲自找人为众人特制了微型紫砂壶，烧上众人的名字。这是士大夫气的一种，性情中人，所言所行都可以艺术化。

一本杂志，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十分不易。最困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经费不多，需要多方筹措，他由此结识了不少企业家。亡友韩忠良告诉我，建法为了化缘，有时要陪一些老总喝酒，被冷落的时候也有。老韩见状，有点看不下去，便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资帮助解决了些困难。记得有一次来京，他请几个作家和某老板聚餐，我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那位老板曾是文学青年，见到心里喜欢的作家，便有了资助的冲动，在杂志上挂了几年的广告。

冷中有热能屈能伸

想起这些往事，感到建法是能屈能伸的汉子。为了刊物，尽其所有。坦率说，他并不是完人，其性格有冷的一面，有时候不近人情。但在那冷中，背后是热的东西。对于文坛的不正之风，他是深恶痛绝的。而一些过于自饰的作家

文本，他拒绝发表评论文章。

《当代作家评论》也刊发过一些批评性的文字，得罪过一些熟人。他的主观性使其与作协也产生过摩擦。我觉得这种主观性，也使他遗漏了一些作家，比如有个出土人物式的老作家热的时候，他却不予以然，并未组织人讨论这个现象，反而对于尤凤伟这类作家，倾注不少心血，强力推广其新作。这种审美口味，并不是没有引起争议，但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他也是个很重友情之人，陈言晚年过得充实，与他关系很大，他们两人十分默契，建法让他审稿，排除了不少问题。陈言病重时，建法常去探望，有时一直陪在身边。他对于这位前辈的尊敬和爱戴之情是颇可一记的。

2002年后，我们的合作多了起来。比如，一同策划了莫言、阎连科的研讨会。这两次会质量都不错，那时候莫言还没有获诺奖，阎连科也是风头正盛的时候，但建法以为他们的价值是会被更多人意识到的。这两个会议在鲁迅博物馆召开，使五四传统与当代文学之关系有了一种象征性的展示。类似的会议，不知道他策划了多少。他看准的作家，一定会想法做一点对话，或者在杂志上搞一个批评专栏。印象里，他对王小波、林贤治这类

边缘写作者，也颇为欣赏。但他并不都主张说好话，主张批评多元。比如谈及贾平凹，就一直觉得《废都》写得最好，余者也不是没有遗憾的地方；余华的长篇作品，也有败笔的时候。他希望批评家对此作一种对话式的批评。而《当代作家评论》的一些文字，确是有某种对话当代的意味。

近四十年，我们见过多少面，已经无法记得了。他身体一向是好的，我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感到他朝气不减、永无疲劳的样子，显得比我更有力量感。他好像也注重养生，还给我推荐过一个据说会看病的道长，我因为忙，却没有拜见过那位山庙之人。也因为他过于相信古法，后来得病时，失去西医及时治疗的机会。这在他是自愿的选择，而在朋友们看来，也不无遗憾，倘若换一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选项也说不定。然而他竟那么固执己见，静对病魔，最后匆匆离开我们，实在可惜。总觉得他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不少书尚待编辑，而我们要交流的话还没有说尽。

遥望苍天，往事历历，才知道“少日往而老日催”的无常。而我相信，在天国里，林建法依然还是不知疲倦的行者，所到之处，卷起旋风，作为美的寻找者，怎么能不快哉乐哉呢。